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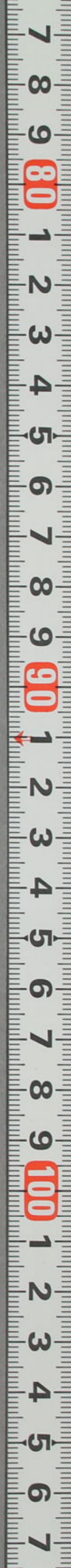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二

□ B
2584
2



門四一三
號 2584
卷 10-2

韓子解詁卷之二

舊刊有有度第六二柄第七
楊權第八八姦第九十六字

大正九年三月二日
磯貝靜并氏贈

加賀國臣 津田鳳鄉邦儀甫述

有度

旧刊有第六字

○心度云夫國之所以彊者政也

原注奉法則國強廢法則國弱群臣百官於法而無私則國治

國無常彊無常弱奉法者彊則國彊

舊刊作強注強為讀作不曲法從私讀奉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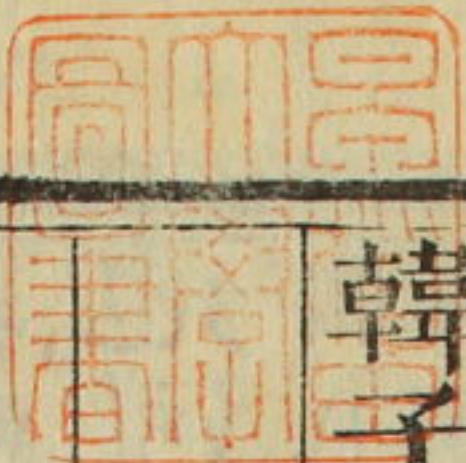
行法者君也飾邪篇及奉法已死亦指燕昭王而言鳳卿按
泛就君而上而說飾邪篇云及奉法已亡不止就昭王身上
而說茂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史載庸舒二
卿失証

聞地三千里開地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

原注荆全之時與荆

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
故也○楚項襄王廿一年秦拔郢燒夷陵襄王亡走陳亡謂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下文云群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可証



鳳卿按涿水
名外儲在上
宋襄公與楚
人戰於涿谷
上左傳作涿
方城山名見
左傳杜注言
以山水為要
害

衰弊至
齊桓公并國三十
國語桓公即位數年東南多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

一國荀子齊桓公并國三十五註謂滅
譚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
啓地三千里讀上曰開地古文率

多此
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亾燕襄王昭王作襄蓋避秦諱以河為

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舊注方城涿之邑也按燕策註引後

都城以方城為志涿郡方城縣襲重也言薊為

外邈故云襲
有燕者重原註鄰國無燕者輕舊注謂鄰國得燕為黨

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亾謂幾亡韓非魏安釐王攻趙救

燕當伐攻燕救趙按六國表安釐王五年擊燕廿一年與取

地河東原注河東燕之地燕德魏故以與之舊注作河東故

攻盡陶原注陶魏之地魏舊註作陶定陶也○魏當作衛飾

三夏云有涿
十萬之衆而
天下莫當者
誰曰桓公也

記無忌曰東至陶衛之郊策注在
河淇之間與陶接故范蠡亦云
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原

取為私都舊註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都也今按平陸

陸都邑名見孟子言以為私都韓策攻楚而私其地之私攻

韓拔管舊註管故管叔所都按魏策魏將勝於淇下睢

陽之事荆軍老而走舊注魏與楚相持於睢蔡召陵之事荆

軍破兵原注四布於天下舊注作兵威行於冠帶之國增安

時敗軍喪地率無虛歲但三十年信陵君帥五國之兵破秦軍

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

敢出豈指此等事耶山璠云蔡召陵安釐王死而魏

以亾韓策魏亡於秦蒲攻園曰信陵君平之歲故有荆

莊齊桓舊刊有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

強今皆亾國者其群臣官吏皆勢所以亂而不勢所以治也

陳本無公字

陳明卿本蔡
字句迂評同
地後入秦
今按管原韓
地後入秦

韓策上蔡
召陵魏楚用
兵之道其事
不可謂無也
說在拾遺

迂評有三字

即外交

私行慈當
作私術下
文可証

孫秦說六國
轉欺以輕重
也

黨按此等人
子所好令
之何也

三畧云邪臣
內則賢臣斃

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原注營私于國法之外

曰謂私交於外則利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

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兵彊

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于群臣之上原註謂守

位群臣之上舊制則主不可欺以詐偽舊注得守法度之

加以或以為則主不可欺以詐偽臣授之以政位加

聽遠事原注謂治事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舊注權

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

比周舊注能由譽進所以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

於法舊注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

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私

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進其與舊注與謂則其下所以

為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舊注

既多過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舊注邪

下按蔽故忠臣危死於非罪舊注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舊注邪

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讀危死

危且死也安利且利也增管子云是以忠臣非罪而死邪

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忠臣

臣者重私而輕公矣註朋黨共毀之故非罪而死忠臣舊注

有三字所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舊注臣傷其類故

矣舊注同氣相求此凶之本也若是則群臣廢法而行私句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三

重輕公法矣言罪重者反輕之罪輕者以重法中之也原注

私重私相為重舊注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按

重輕當數至能人之門能人當全專權之臣君謂不壹

至主之庭壹舊作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原注屬數

雖多非所以尊君也舊注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

主壘蔽大臣專權是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舊注

百官雖備皆應私家之便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群

臣之家也舊注威權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舊注無憂國

非自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

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共為媚佞避犯取容以養

交接之道持祿之心就得其大三守篇群臣持祿

養交不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動和篇利在私家而威

在群臣故民無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

於法而信下為之也信任也牧氏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

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舊注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

人量功之條故不能者不可殺舊注刊作弊古字通用管子註

敗者不可飾管子註無功而敗注自譽者不能進房玄齡云

之而不非者弗能退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以法飾

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故明主使法擇人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

舊注明辯謂善惡不相掩按下云法審則故主讎法則可

也原注讎謂校定賢者之為人臣此面委質無有二心外云

左傳傳朝庭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難舊注朝庭

辭賤則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四

評林作清
評作清

毛傳傳至也

說見思全
尉繚子注感
也

有缺上之心作上軍旅辭難則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
 士有偷存之志按軍旅辭難則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
 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舊注為君言也舊標云
 上事于有目不以私視舊注為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為臣人者舊刊
 臣譬之若手上以脩頭韓文考異唐人書循近下以脩足清
 滑之訛暖寒熱不得不救入批本無入字原注以手入身讀
 誤或曰入矣之誤舊注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鏹鄒傅體不
 敢不作舊刊搏舊注利刀也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
 原注云以公任人無外望舊注賢故民不越鄉而交原注
 之臣智能之士皆以公用之也賢故民不越鄉而交
 交凌灑初本注無百里之蹙原注若無外憂舊刊作感舊注
 民無外交也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
 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蹙讀感當
 作感蓋無百里親感即不越鄉而交意今按貴賤

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舊注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
 者亦獲企及故對者不能過焉愚治之至也今夫輕爵

祿易去也以擇其主臣不謂廉鷦子寧曰臣非廉
 廉也不可謂詐說逆法倍主強原注諫臣不謂忠舊注逆法強諫

之臣不謂行惠施利收下民為名臣不謂仁福者耳如此之臣
 不可謂仁今按離俗隱居而以非主臣不謂義舊刊主作

揚主之惡如此外使諸侯內耗其國耗盡伺其危險之隙舊注

言際也謂如隣兵臨四境乞援解圍存心系一使以恐其主
 恐也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

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資以利其家類是臣不

謂智舊注何危以恐主毀國以利家姦此數物者物事險世

之說也世語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簡棄也燕象簡棄人

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

從王之指指旨通用謂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

累世治平之語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

用也明主之道賞必出公利名必在平以待君之任耳按具

注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任耳按具

其當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終齊王

聽言當用法而察之且上用目則下飾觀言善外望也舊

不得其真也上用耳則下飾聲舊注飾聲則耳上用慮則下繁辭

慮惑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目耳慮為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

數淮南子注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舊注因法數審賞罰用

其真偽斯術也故法省而不侵民能獨制四海之內獨制獨

先王所守之要秦法獨制四海之內獨制獨

不得險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險險躁人不得關其佞關通也

卿皆關說註因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

郎中原注述侍之官今按郎中侍臣長官猶今藏人頭八經

字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群下直湊單微直當作指淮南子趨

所之也湊所合也指湊猶言行止也單盡也此謂上自朝廷

下至群下謹其行止雖微小事必肅整矣思不出其位也漢

重復舊注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原注

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論海岳名言曰所言運筆布格之法

皆自抒心得要為直湊單微也按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

字面原于此清人亦失古義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六

儀禮注關已許嫁疏通也
文選李翰註云關猶用也
秦策郎中注郎中漢官表注主府內諸官
增湊當作至也單微者也

陵

日有餘多暇上之任勢使然也舊注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

上之任用之勢不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

舊注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積作即使人主失端東西

易面而不自知舊注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故先王立司南

以端朝夕則端正也堀秀曰人步道路龍轉右折始則東行終

狎而不自知故先王製司南以使人不迷紆曲之路原注

喻立法以正群臣舊注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按

行爲先啓之乘按此制雖不知與周公所故明主使其群臣

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舊注不令遊意法外為

也遊放也為惠謂下田氏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滅私也

通嚴峻也荀子注陵淬也舊注作凌過遊外私也注既使群

臣動皆以法其或凌過遊外即皆私也增

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舊注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威不

貸錯言威權不可假下錯措通謂施行子罕請宋君曰制不

共門八經曰賞罰下共則威分故貴獨斷原注主威不外借

故不共臣同威制共則衆邪彰矣舊注威制共臣則奸邪

不信則君行危矣舊注法不信則後不可行君刑不斷則邪

不勝矣則不能勝邪也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

為度舊注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以規矩為其上

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雖敏而中事然不可用

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原注而高科削原注

按錯當作

當作君位

陸原淳云家
誣首誅焉刑
愈繫盜不
勝也漢武
帝紀細密
文峻賊不
曰賊師古
不可勝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七

司馬遷傳大
道之要去健
羨苟子無取
健貪也注
健羨之人多
貪欲
昔子勒屬
之民注或讀
為厲

為平權注科等也刑高等令
就下也律志準換平取正之器
權衡縣而重益輕舊注減重益

斗石設而多益少原注減多益
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舊注

而措之治自平增管子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註但舉而置
之無不行家語孔子曰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禮記

註措猶
施行
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

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

治亂決謬紕羨齊非不避謂必罰不遺謂信賞矯正也孤憤

其健羨齊其為非紕音黜鳳鄉按黜
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

威民屬當作厲詭使所以立廉恥者屬下也退淫殆山云論

人殆淫倭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舊注不敢以貴

去聲原注易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彊舊作而守

要故先王貴而傳之舊刊貴下有之字人主釋法用私則上

下不別矣張賓王曰不立眼目不畫分界逐意命詞

二柄舊刊有第七字

原注賞罰不出于己而使入臣竊之故有篡弒之禍神

駟本標注揚升庵曰二柄語出慎子而曲引直叙無不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言道之以德制之以刑

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

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陳本無世之姦臣則不然

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舊注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

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舊注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

尉繚子善將
者愛厚威而
已
三畧云殺生
在君國乃可

廷評虎喻君

御覽下積
失制於
之於作其

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舊注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猶其子注之恩而賞之

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已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

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舊注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

其君矣舊注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

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

而插於字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

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舊注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

而行之羣臣舊注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

原注而行之羣臣舊注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

樹恩而行之羣臣舊注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

召逐臣于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子商亦

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及子城子公公孫

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

孤寡者私與之粟外儲說齊大饑民趨田成氏者不聞不活

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舊注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

收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

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

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補

此說而田常用德原舊注謂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原舊注謂

宋君劫故今之原之作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

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

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非或兼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張榜曰刑當作形增刑形通用下多有之皆倣此

下脫審合形名四字言不異事也原舊注言名也事刑也言事以相考則合不確可知也為人

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

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則罰故羣臣其

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

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鄧桓

也按下文例也當作之二十四字句害甚於有大功故罰原舊注不

當名之害甚於有大功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

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原舊注寢寢而覺說

証以關睢鄭箋義不與此同或曰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

倒語○孫月峯曰分解作緩波

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

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

寒故明主之畜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

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負也原舊注守業以當

此者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為助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原注賢者必多

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原注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

舊注同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

不效原舊注飾行則偽外故真情不顯也舊注真情羣臣之

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原舊注莫不飾行故真

偽不為也按異分也故越

六有百到以
獻者

蒲坂同其
其君豈止有此
焉恐苟一

更評無外

王好勇而民多輕死事見七術謂民皆爭楚靈王好細腰而

國中多餓人墨子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

有黧黑之色主術訓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餓也越王

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也楚策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

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管子夫楚王好細腰而美人省食

瑯邪代醉編論二毛同好引荀子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

人蓋在莊王初年潘公如外而好內故豎刁

自官也劉勳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

賢故子之明不受國謂明猶揚言也伴誘燕王也外諸說潘壽

於許由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國以讓已因以篡之

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已因以篡之

鄉按舊注以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原注避罪也舊

字系乎燕噲誤矣

也惡君見好則羣臣誣能原注誣能即飾行欲見用也凌人主

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原注言君露其情則羣臣知

知利其所存故得以資按資謂有所緣故子之託於賢以棄其君者也豎刁易

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舊注子噲桓

公蟲流出尸而不葬史五公子作亂不歛殯蟲流出此其故

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原舊注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

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令人主不

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原舊注緣其好

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言羣臣易為與外人謀欺君

避位又內施私惠以奪其民

欲見者好惡見
也言羣臣以
君好惡為取
利之資則幸情
萬態從此起
矣

山尸尸誤

此篇招主術
火要

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原舊注君無見好惡則臣無因為偽其誠素自見羣臣見素則人君不蔽矣原舊本並作大君今從凌本

揚權

舊刊有第八字鳳卿按古本作推博雅揚權都凡也徐曰推之言畢也又謂粗畧而舉之曰揚權
原注揚明揚也闡揚人君用權之事二篇皆用韻乃四言古體舊注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
鳳卿曰權當作推蜀都賦謂為左右揚推而陳之注劉良曰韓非有揚推篇班固曰揚推古今其義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

原舊注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物云起得高古

天命猶正命亦謂其循道不害也言天有大命人夫香美脆

味七發注引作脆味說文脆物易斷也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舊刊病作疾諸本病厚酒味

曼理皓齒

曼理細理脆肌美色皓齒謂如飴也說情而捐精

增韻精真氣也迂評作損原舊注香肥所以甘口也
中則病形皓曼所以說情也耽之過度則損精也
捐精世捐本賢才

迂評作損

鳳卿按服心肌

難一曰桓公問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夫命讀為是

所以助理也用之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去泰見老子權不欲見

素無為也權政柄素猶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富貴之素鄭玄讀為僚字書僚向也又循其常分曰僚也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原舊注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聖人執要四方來

效效致也獻也猶也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原舊注以用也君但效首虜之効也

四海既藏道陰見陽

藏蓄也言四海之民既為已有能也

道由也道陰見陽猶言居靜制動也上文以聞見道之謂也

原舊注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道臣

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按舊說以藏為隱故

有見君之陽誤茂卿以陰陽當刑德導民以刑使其循法而

行故曰道陰懸賞示之使民趨于法度故曰見陽亦誤○泰

害方央待以藏陽音叶待原蟹韻蕩亥切又紙韻叶直吏切

左右既立開門而當

尤右既立謂甲乙異事開門謂不拒當猶當壚之當也中門而

立之義按原舊注云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

臣斯立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祖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十一

論語注以
為也下文
上國開內
為從也
三守篇心
藏之藏
增一云藏
言四方賢
才來集也
陰陽左右
論言人君
用道之事
下文與
俱行則此
也注或
中門而立
見外儲說

御覽九百十八用作用
御覽九百十八用作用
御覽九百十八用作用
御覽九百十八用作用
御覽九百十八用作用
御覽九百十八用作用
御覽九百十八用作用
御覽九百十八用作用
御覽九百十八用作用
御覽九百十八用作用

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舊注當受也按下文規矩既設三
偶乃列是言左右不同則我中立執其正不倚一方是謂與
二俱行履理不方也○原注刪如此勿變勿易與二俱行勿
同聲相應當受也九字當之作受之
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令輔弼二臣俱行職事讀二指刑德
並行之不已此皆俱臣賢賢臣之助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
化而成是謂履理也原舊注君能履
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
上乃無事狸野貓說苑使驥捕鼠曾不如
方不方謂圓成也原舊注所長謂任材用物當
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按趙岐注方猶放棄也矜
而好能下之所欺原舊注居上者矜好其能則
因其材原舊注居上好生辨惠則下因其材以入其諛侯材
則辨惠也讀云生出也辨惠之人必欲善自我出之

是奸生也下文形容參同用其所生也
故不治原舊注上代下任下操上權用一之道以名為首
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舊刊者唯其正名乎故以名為首
鳳鄉按老子云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
彰以名為首務謂也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
名自命令事自定原注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
此韻者僅見不見其采下故素正也見顯也采文也謂智
也原舊注采故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事既素且正非
任之使自事之原舊注因其事而任之彼因而予之彼將自
舉之舊注因其事以與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正讀曰止言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十三

詩經風鄭箋
正猶正也

或曰注故能
生於萬物恐
正文下同

今按中和
在燥濕之間

註言字衍

原舊注。泰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讀名一下，添故

兩於字，義乃明矣。鳳脚按以一理推，同情之物，之謂也。

曰道不同於萬物。原舊注：故能生於萬物，增茅坤曰：德不同

於陰陽。原舊注：故能成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原舊注：故能

出入。原舊注：故能正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原舊注：故能均

皆以燥濕變唯和不變。和見唐志：匏第七，巢有和，增字：惠曰

唐書禮樂志：其物名在八音，七曰匏，為竿，為巢，巢大笙也。為

和，小君不同於羣臣。原舊注：故能制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

注：此六者皆自道出。鳳脚案：出猶魯之出之出。道無雙故

曰：一，是故明君貴獨。原舊注：無雙之謂所云。道之容，獨為容。山璠

云：貴獨，倒置。莊子：宋鉞尹文。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原舊注：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泰同，上下和調

其名，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泰同，上下和調

○禱，謂有求也。趙世楷本：註出生也。鳳脚案：出猶魯之出之出。

趙本注：一本有也。字舊刊同。趙世楷本：註出生也。鳳脚案：出猶魯之出之出。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原舊注：凡聽言之道，或有

反求其理，以入於此也。○尚書孔傳：聽察是非也。周禮注：謂

鳳脚按：聽事之道，以訟者之言，及發之問，鞫訊訟者，吾不

為始也。楊慎曰：似小銘按：聽聽政也。一曰：聽下思脫言字。故

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原舊注：審察其名，則事位自聽言

之道，溶若甚醉。原舊注：溶，間漫之自。凡聽言者，欲聞以招明

敷奏。原舊注：愚以求智，故聞然若甚醉者，則言者自盡而

也。原舊注：吾不為始，則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輳

為始。吾愈惛惛，彼愈昭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輳

上，不與之為構也。構，結也。按舊刊：輻輳，皆發自下。憤

通傳：四方輻輳，注：輻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賈誼傳：作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十五

二

君之道，惟德

其心大老子

易注離明也

增云荀子
則和謂聖人
速急於
解使

一人謂監

說今從 **主上不神下將有因** 原注神者隱而莫測也既不神
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故其事不當也其事不當下考其常
則無常則可測者有常則其故常原注主若天若地是謂
累解舊注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下因下
天地則凡事以類而解也非八經曰行教嚴逆而不違可証若
地若天孰疎孰親舊注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言人君能執法
賞罰無私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舊注象天地之欲治其內置
而勿親機事不失所置之臣勿私親之欲治其外官置一人
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人則爭官政不
字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大臣之門唯
不恣豈有移并并兼之事山云移并恣倒叶韻

周合齊也

忍多人 原舊注臣門多人威下不能得之故也 **凡治之極下不能得** 原舊注神
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 **周合刑名** 周比也審合事與言 **民乃守職去**
此更求是謂大惑 原注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猶民
愈眾姦邪滿側原舊注亦既大惑故曰**母富人而貸焉** 齊
民以大類 **母貴人而逼焉** 如季孫之於魯昭公原舊注君之富
倒置之徒不識道理者也 **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 原舊注專信
都 **腓大於股難以趨走** 如源賴朝之於天朝山名宗全細川
以為 **主失其神虎隨其後** 原舊注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能
如奸 **主上不知虎將為狗** 狗虎之使令為狗謂大臣樹黨與
之誤 **不知臣之為虎** 則臣匿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非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十七

謹言法刑能
便狗信也

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言人主不伐其聚狗之從虎者日多。狗皆為狗。君不知而止之。此謂猶如則同事相求。虎成其羣以殺其母。舊刊殺作弒。原舊注。母則君也。既朋黨相益。即是虎成羣也。虎既成羣。母必見弒。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原舊注。臣皆為虎。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原舊注。主既施刑。虎則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及其真。原舊注。謂君君臣臣也。鳳卿按。狗虎之黨與。善惡必爪牙。所以及真。為人也。狗信。法刑不為。虎使。則虎勢孤。而失其故。主威立。而黨與一能結。曰說狗為苟若。狗訕。並非欲為其國。必伐其聚。原舊注。聚為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為其地者。謂為之所也。尤傳不過。二國之一之類。適者。節制也。原注。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讀地國。殊甚。言制其采邑也。或云。與漢書為。

當作益
音穩

本將軍之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讎人斧。舊注。亂人求益。而與之。是以斧假仇人也。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原注。以斧假與不可。舊注。有仇既得斧。我之見伐。不亦宜哉。句。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原舊注。夫上位可寶。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欲靜則不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注。靜爭之誤。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原注。下既有羨之心。常匿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操度量。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原注。度量可以割以割斷其下也。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斷下。故為主讎也。寶。黨與之具。臣之寶也。原舊注。黨與具。可以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原舊注。四指為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增公羊傳。膚寸而合。何休註。曰。側手為扶。按指為寸。焦氏筆乘。扶讀為膚。古字通用。山云。投壺註。鋪。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原舊注。大其都。臣四指曰扶。有國之君。不大其都。臣有道之臣不。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六

曰注脫五
字今據評
林景函補

度量恐倒
韻

厚靡
也

國策秦惠
王曰諸侯
之不可一
猶連雞之
不能俱止

范睢傳本
實發者披
其技灌夫
傳技大於
本壯大於
般不折必

貴其家 舊注大夫稱家貴 有道之君不貴其臣 舊注貴其臣 臣將貴勢過

謂為節制 貴之富之備將代之 原舊注臣既貴富備必將代之 今按

文伐我之伐 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 原舊注太子 子者君之

國之重鎮四字按備預防也恐戒懼意讀危殆猶儀式刑

也鑿矣此言不早定儲位則國基不固終招 內索出圍必身

自執其度量 索繩也言君出入乎索繩範圍之中必身自守

黨與藩圍也說文圍圍也爾雅云圍禁也言不為群臣所

但身執度 厚者虧之薄者靡之 舊刊作摩古通用下兩靡字

墨子相擊相摩言甚者虧損之否者靡切之皆從法度也非

又墨子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闕而薄者有爭

象勢位高也薄謂位高且薄于君者也按厚薄以勢威言

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 原舊注若明之

也亦取其既盛必衰天之 靡之若熱 原舊注若鑽火取熱不

道也 今按注亦下蛇足 簡令謹誅必盡其罰 原舊注盡刑

毋弛而考一棲兩 按原舊注考以射不當棲之雄喻刑法罰不當位之官也今

按正字通引此作爾矣言大臣常有謀君之心喻雄鷄偶

量以割下張弓擬之勿弛其字一棲兩雄其鬪頰頰 原舊注

注倫兩政耦國也 豺狼在宰其羊不繁 豺狼喻奸臣盜民

原舊注喻吏 一家二貴事乃無功 二貴謂大臣耦君原舊注

誰從故事 夫妻持政子無適從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

枝扶疎 原舊注木喻臣也披為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喻數

自呂氏春秋樹肥無使扶疎 笛賦扶疎四布上林賦垂條扶

疎魏文帝柳賦扶疎而李散大玄經洞簫賦亦有扶疎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十九

木枝扶疎將塞公闕原曰注謂臣威權私門將實公庭將肅

如後三帝帝峻卻藤原教通奏教通艱然拂衣而起大呼曰

藤氏卿相悉罷春日神威今日盡矣於是諸藤咸起隨教通

而出無留主將壅圍原曰注圍圍也按壅塞數披其木無使

朝者可鑒木枝外拒原曰注拒謂枝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

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原

注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

枝大本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

實矣君又加之之恩賞以增其威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山璠

曰春多風呂氏春秋春之德風註強今按春風喻重賞是公

子既衆宗室憂吟原曰注宗室謂太宗達子家也此原注無止之

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水

乃不神神旺之義一云押之誤填其洶淵毋使水清填塞也洶淵者水之停積水

清鑿之者必衆喻強探其懷棄之威原曰注探其懷謂則主

族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棄之威原曰注探其懷謂則主

上用之若電若雷原曰注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

八姦舊刊有原注摩寫姦臣作用精言壯詞千年如見可謂古今奇

絕妙品○文字顯淺神氣有餘千載如畫使夫人觀之

可為面熱汗流凡入臣之所道成姦者道由有八術舊注道引也原注言姦

誘引君之百姓以成一曰在同牀妃嬪與君何謂同牀陳深

其姦邪其術有八也二曰在同牀妃嬪與君何謂同牀陳深

段必用何謂曰貴夫人愛孺子讀男色罷便僻好色原曰注

美稱外儲古上有孺子皆貴於王是此人主之所惑也託

於燕處之虞燕宴也虞娛通或曰退朝而居曰燕與乘醉

藝文志師古
注孺子王妾
之有孺也

文多在于

音秋本揚
升菴曰指
數奸臣作
用十年如
見

方氏曰唯唯

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舊注乘因也夫人孺子
以燕娛之具以求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
其所欲事無不聽其所欲事無不聽
詔同牀原注以金玉之寶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曰在
芻何謂在芻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原注優笑者原字無
知人也按優調戲也優施優孟優旃以善優戲得主此人主
心世主以其至卑親近無隔意楚策注習所昵者
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劉良曰唯唯敬聽之慢先
意承旨韓詩外傳當前決意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
俱進俱退皆應皆對原注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
問之則皆對按後世宦者常侍結黨誑君皆是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
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

劫原注注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為行曰父
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杜預曰側室支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
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
為八臣者事公子側室以聲音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
約處恐虛字約以爵祿求者實叙也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
其主原注大臣之心此之謂父兄原注大臣之心
也此下數句同字疑其作犯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
也謀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
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
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

說去雄辨如
水流行無礙
滯故曰流行

迂評壞作
懷以心

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
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
塞其主原曰注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而成其所欲此之
謂民萌六曰流行宜鑑古為之守備何謂流行曰人主者

固壅其言談說文固四塞也壅蔽也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辨

說原曰注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接為人臣者求諸侯

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

之辭流行之辭猶言懸河之辨也原曰注示之以利勢懼之

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原曰注施設屬浮虛之辭山

以壞生園私為務注環繞其上不使賢臣得用也又云環讀

陳本威字

見下篇

按初見秦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彊何謂威彊曰君人者以羣

臣百姓民者國之本為威彊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

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

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羣

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彊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子

舊刊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彊兵大國之所索索求小

國必聽彊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

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

制斂於內猶制聚斂薄者原注薄謂次數內大使以震其君內數

大使大國之使也增大使猶重使也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

魏策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

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二十二

賈賈也據

允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茲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
 不可不察焉陳深曰已上歷陳姦態而此却明君之於內也
 嬖其色而不行其謁原曰注所以防初姦之同牀
 遺不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原曰注所以
 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原曰注當
 當則罰之今按任任子之任言聽父兄之言而舉用其人若
 其人不善則罰舉人而不宥是使父兄任其言之當於後日
 也不令妄舉原曰注防三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
 原曰注謂知其所從來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言原曰注防四
 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今其於德施也縱禁
 按言君不敢假其柄則羣臣戒懼君意發墳倉原曰注積粟於倉利
 財東原賦發京倉散禁財之辭發墳倉如墳然按墳積也利

於民者必出於君孔子家語載孔子戒子路語不使人臣私其德齊田氏
 實其能察其過原曰注考實其不使羣臣相為語上文云養
 賞稱功之大邑鬪之勇無赦罪原曰注邑鬪勇者謂不
 使羣臣行私財原曰注防七姦之威彊其於諸侯之求索也
 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原曰注防八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
 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原曰注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
 條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原曰注臣自外制內
 此者君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原曰注聽大國則
 必亡也誅求無厭每事皆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二十三

聽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
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
則不外市諸侯原曰注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構結
且聽况受我臣之蒙蔽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
其君矣言不聽大國則自持者重諸侯不敢得制之况諸侯
誣其君也或曰上之字知之誤並非明主之為官職爵祿
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以下別提故曰陳深曰此處句以
不厭其重翻覺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
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晉語註是以賢者不誣能
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
不肖論有功勞不字管用諸侯之重謂諸侯之所貴重者如
蘇秦佩六國相印之類

及恐友

原曰注諸侯以勢位之重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
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於上作主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
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選官
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昵於貨也
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墮墮怠也原而簡其業此亡
國之風也舊刊注墮毀也或本為墮燕

韓子解詁卷之二終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韓子解詁卷之三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安江信君實甫錄

十過

舊刊有第十字過失誤也言君人之於行政任人者不少防檢則有十過

增陳深曰先有後十件事方冠十柱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懷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離國而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

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讀為人笑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飾邪篇淮南子並共作恭與晉厲公戰於鄆陵楚

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

退酒也穀陽曰豎小使也穀陽其名楚語注穀陽子反之內豎也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噫

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後漢文苑傳注引淮南子

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

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

不穀高誘曰不穀不祿也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也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淮南子不穀無復戰

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說客奮以為大戮故豎穀陽

之進酒不以讐子反也淮南子作非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

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飾邪篇載此事大同小異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

以垂棘之璧垂棘地名與屈產之乘錢塘慈汝功曰本其地

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

良楚產也九傳屈產之乘杜預注屈地所出良賂虞公求假

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

豎穀陽

淮南子

一傳

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重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車木也。傍夾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讀正是字，古亦有。若假之道，則虢朝亾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及淮，南子作還滅虞，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刻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原出公羊傳，鳳卿曰：在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讀依舊也。雖然，馬齒穀梁傳，僖二十一年。

亦益長矣。穀梁益作加。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

虞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左傳：呂氏春秋：淮南子：新序：善謀篇：並載此。

奚謂行僻？昔楚靈王為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

君。原舊注：輕拘齊慶封，中射士。原舊注：中射士官有上中。制：有中謝佐制者。注：中謝官名。璠按：中如中涓，中却之中。說林：上下並有中射之士。未見上射下射。注：恐非。蒲坂圓曰：楚策：注：射人。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亾之機也。昔者築為

有戎之會。鳳卿曰：有戎猶有虞。有周之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

之蒐。思玄賦注：引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而戎

狄叛之。原舊注：有戎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三

也 中謝 之官

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群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
左傳申，會在昭四年，乾谿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難，在十三年，韓子謬矣。

四傳

御覽載此章，凡二所同異，不止數十百，字詳且拾遺，不詳見。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
西征賦：稅駕西周，注引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舍以宿，稅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
夜分，荀子注：而聞鼓新聲者，王瓚詩：養生論注：引韓子聞下，鼓瑟者寡婦賦注：作鼓琴，下而使二人，樂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文選注：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
文選注：端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

御覽作虎視

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

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
山璠曰：施夷臺名，蓋虎視之，蒲坂，圓曰史作施惠，正義曰：一本慶祁之堂。

酒酣，靈公起，公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

之，未終，師曠撫抑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

道奚出？
道由師曠曰：此師涓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

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

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

音，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
音，舊刊有也，字同下。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其物曰言終，平公問師

所謂二字，衍御覽哥，証

御覽作主
君別於先
吾字平上
右之字作
實字老矣
所好者章
風俗連道
作從境作
濤者等

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
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
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
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原注道南方來集於即廊門之堦原注
也增史無之堦二字魏世家說苑皆曰范座因上屋騎危禮
記喪大記注危棟上也堦危或通鳳卿按王充論衡作上危
張文成游仙窟注引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
舞長笛賦顏延之曲水詩序音中宮商之聲琴賦注引無聲
聞於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一本提是為師曠
壽反坐舊刊無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
許慎曰絃急其聲清也南都賦注引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
此作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

御覽作
西大山
或西山

蚩尤虎狼
星名

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論衡而
六後漢儒林傳注引蛟龍論衡蛟畢方原注神名也增東京
一翼者常銜火在並轄原注蒲末切舊刊作蚩尤管子昔者
尤而明於天道又云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掌時黃帝六相
蚩尤大常奢龍祝融大封后土忍非其所誅者也羽獵賦蚩
尤竝轂注楚辭曰選衆以竝轂蚩尤居前風伯進掃應璩書
曰黃帝駕象車畢方竝轂蚩尤居前風伯進掃應璩書
兩師伯箕星兩師畢星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論
子騰蛇增泰侯訓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成形荀
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至術訓騰蛇游霧而動說山
訓龜策傳騰蛇游霧而殆於蚩蛆吳都賦躍龍騰蛇注楚辭
曰騰蛇兮後從騰互用難勢篇亦作騰伏地鳳凰覆上論衡
考檢諸書騰騰互用難勢篇亦作騰伏地鳳凰覆上論衡
雲作白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古謂其國君為主君又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五

御覽足下
有以字

風俗通
作大風
至大風
雨至大
又作遂
病焉遂
坐上右
凡字

傳

臣而議其過章德薄不足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

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淮南子耳聽白雪清角

奏注白雪師曠所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

至大雨隨之裂帷幙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

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焦氏筆乘古人謂空盡無

也平公之身遂瘵病王充論衡感虛篇載此作瘵病淮南子

為之下風雨暴至平公瘵病晉地赤地注神物即神化之物

言玄鶴之屬來至無頭鬼類操戈以舞也平公晉悼公之子

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淮南子無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懷昔者知伯瑤舊刊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申

行趙策注范氏士會之後荀林滅之及歸一作休兵數年

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將舊刊無欲勿與段規策注韓

而驚懷驚懷同舊刊作驚彼來請地策有而不與則

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狂原舊注狂習也得地也又

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

可以免於患而待其策無事之變康子曰諾策作因令使者

致萬家之縣策作邑於知伯知伯說原本脫又令人請地

於魏宣子策及說苑作宣他書欲勿與趙葭策注魏人亦晉

淮南任登說苑任增魏策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令請地

及說林任章皆名異言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六

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疆舊刊作強讀自恃其強所以怒彼也而外怒知伯

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恐脫諾因令人

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泉狼之地舊注

邑名策注漢志西河郡有泉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策作

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孟字也國語韓而告之曰夫

知伯之為人也陽規策作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

原注三使因備險以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

孟談曰夫董闕于闕讀為安說苑董安于簡主之才臣也其

策作治晉陽而尹譯舊注尹譯安于屬大夫策尹作君注君

譯治晉陽循之唐人書修多其餘教猶存君策注謂其定居

注趙氏邑

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游俠傳裴註引無此字策

有延陵縣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

五官之藏字通行覽察巡視也蒲坂園曰蓋謂城郭庫府倉

管子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又云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天文訓

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

央為都兵畧訓將軍不與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說苑長五

官有知子貢者乎墨子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楚策昭

王及郢五官失法戰國五官之制未聞如禮記左傳國語荀

子家語漢元后傳五官皆非此義也策作案府庫視倉廩自

城郭不治止守備已具無之山氏曰列子五府為虛而臺始

成注周禮太府掌九職九貢之貨賂王府掌金玉玩好內府

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膳府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

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

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

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

自遺三年之食後漢書注遺猶留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

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原注奇音羈餘也問人也

使治城郭之繕君夕備翻調上增奇人有廢疾者莊子

出令明日倉不容粟讀言出令之明日府無積錢讀言府無

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

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以足刊以已通舊甲兵

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

垣皆以荻蒿楛楚策垣注牆也荻蒿屬爾雅蕭荻注即蒿楚荆也墻之有楛高至

于丈孫鑣本于作於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齒幹之

勁齒當作齒書孔傳美竹也楛中天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

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

堂縣令舍吏舍讀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礎也柱君發而用之於

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

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讀舒張軍

圍者皆然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窠

居而處舊刊窠作巢為是淮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

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

守矣欲以城下策注謂將降下何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

臣聞之也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策作知君失此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御覽見作
御覽見作
御覽見作

曾見則作而

信刊作
報二君
之友

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淮南子有而約之乃張

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淮南子也今知伯率二

君而代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策有二字君曰我知

其然也雖然智伯之為人也麤中讀中心麤暴增策注麤祖

而少親我謀而遂二字覺則其禍也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

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淮南子有之字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

策作即淮南子作乃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友諸本三作二策陰約與之

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友于襄子襄子迎孟談

而再拜之且恐且喜恐謀池也○前後二君以已約遣張孟

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國語作智果注晉大

過一作果智伯之族轅門以車為門而轅外向圓謂項羽紀
註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吳氏曰晉語知宣子將以璫
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弗聽智果別族於智過惟其色因入

見智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山璫曰恐其行矜而意

高非他時之節也讀禮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策作智吾與二主

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策註言親與二必

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策註言附其城今且暮將拔之而嚮其

利讀嚮亨同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策作釋之無勿出

於口明且二主又朝而出後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

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

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屬注也焦氏筆此必有變君不如殺

臣動驚恐之
良視屬防閑
之意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九

評林安三
子之心則
二君無變
患也
見識也

之君曰策作伯曰智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
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釐韓康
子之謀臣曰段規策註宜康二諡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
其二君約策與其破趙國策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
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
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
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
隄之吏而決其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
之策註翼左右夾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軍舊刊
淮南子作疏隊伯策作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敗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故曰

六傳

貪懷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見晉語趙策淮南子人間訓
家山公十七年智伯分范中行地哀公三年分地次
年殺智伯史自抵牾而以韓子考之晉世家近實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舊刊聘作聘風俗
秦相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
明主得國失國何以舊刊何下有常字增宜作常何以由余
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常同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
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寡德之人問道君
言不顧辱君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秦紀
子而敢問也飲於土釶注引此作刑孔子家語致思蕭魯有儉
靜曰飯器飲於土釶如淳曰釶飯器之屬瓦器也說苑作瓶
謂之簋者瓦鬲者魚食之而美盛之士釶之器以進孔子王肅注曰
土釶瓦甌說文曰甌似小甌大口而卑用之以食增墨子古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十

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實
服逮至其厚愛民也黍稷不二羹藜不重飲於土墉啜於土
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為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
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屢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
木而財之御覽裁作材削鋸脩之迹原舊注磨流漆墨其上
原舊注流布也說死作裁流字法下增齊俗訓削剛削鋸註削兩刃勾力
也按之猶其也增說死猶漆黑之以爲器按流猶並髣音誤
墨作黑是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
十三說死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酒器舊刊酒墨淶
其外朱畫其內纓帛爲茵汜論訓註纓帛細帛也蔣席額綠
原舊注蔣草名增原道訓註蔣者蔣實其朱曰彫胡音漿額
帳額之額孝文紀正義引晉刑法志云布其衣裾而無顏綠
宋策宋王爲無顏之冠註冠不覆額是額顏義觴酌有采讀
同主術訓越席不緣言蔣草爲席布飾顏綠也

酌皆器增說死觴有彩圖見博古圖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
三十三夏后氏沒說死以沒山潘曰沒猶滅繫殷人受之作
爲大輅舊刊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聖墀歷史
聖音惡說文曰白土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
也猶今石灰之類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
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漢書百官表寡人聞隣國有
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
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舊刊無
本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請期言請留其歸
以疏其諫史記說死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三

七傳

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史記史廖作內史增晉語註女樂傳註十六人也案內備下兩云女樂六則女樂亦以用六份八份之數也因為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史記牛馬半死故牛馬半死也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舊刊慶秦字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闕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見呂覽不苟菹精神訓秦本紀韓詩外傳說苑反質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一統志海濱州豐二縣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也殺顏涿聚及利津霑化海地皆濱海曰君遊學於孔子記論訓涿作啄史濁鄒孟子離由左傳黎丘之戰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註齊大夫顏涿聚曰君遊

八傳

海而樂之奈人有圖國者何。舊刊人君雖樂之將安得。說苑安得樂也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史記田常田乞子齊大夫成子其謚也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說苑以臣者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趨駕而歸至三日。說苑作中道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說苑正諫為顏涿聚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是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首止次年伐鄭八年盟洮明年會葵丘一匡天下。定襄王之年十五會鄆十六年盟幽僖四年服楚次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十二

也為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舊刊有此病字管子作此疾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如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捍剛則犯民以暴懷則不得民心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舊刊無夫字讀上尚同捍不寬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也公如而好內二柄如下有外字豎刁自獷原舊注勸執也易大畜釋文劉曰豕去執曰獷獷獷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舊刊無然則衛公子閱方何如舊刊無管仲曰不可齊魏之間舊刊魏不過十

大

日之行閱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而廉外讀中心堅固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讀三句交互看廉外足以大任也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濕朋而與豎刁讀與之以政也讀與之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

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正義曰呂

氏春秋曰桓公有病易牙豎刁桓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我欲餘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慨然歎蒙衣袂而死乎

壽宮蟲流出于尸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蒲坂園曰此云三月舉大數也史記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公守之室公兵訛言羣公子爭國而

一室不得出讀為宮名訛身死三月不收蟲出於尸故桓公之兵橫行天

下為五伯長卒見殺於其臣而滅高名為天下笑者何也不

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

名為人笑之始也事載列子力命莊子除無鬼呂子貴公及知接淮南子精神訓說死權謀史記齊世

家管子戒篇奚謂內不量力折外恃諸侯四字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

九傳

謂韓君曰韓襄王四年秦使甘茂攻我宜陽明年後史策載韓君在宜惠王十六年發端曰秦韓戰于濁澤韓氏急

朋韓相國史名侈與國不可恃也策注與謂山東豈如因張儀為和於秦哉

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原舊注秦

害交於楚也交猶移君曰舊刊君善乃警原舊注警公仲之行將西和

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

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

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讀廟祠言禱求也增史作禱其為楚

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趣急也讀信臣使臣也增過秦韓信臣精卒淮陰傳令齊王使其信臣招

所凶城揚升庵外集申屠剛傳遣信人馳至長安可信任也晉人語尚簡省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奉元作秦今從舊

直以信為使者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十四

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兵看願大國之信原注申也舊

意於秦也言楚拂國內而起兵以援韓韓必因願大國令使

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

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

韓君韓君大說舊刊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

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彊秦之實禍誣猶

也也史策絕強齊之敵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

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促楚芟蓋相望旁午不而

者則國削之患也篇首作削國

十傳

奚謂國小無禮折不用諫臣四字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

君袒裼而觀之龍傳其裸浴薄而觀其駢脅呂釐負羈龍傳

與叔瞻鄭文公臣叔詹伯呂氏春秋作被瞻此云諫曹君

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

彼若有時及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

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

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原舊注君有福未必

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

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於諸侯稱萬乘是為始其左右從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十五

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晉語：首首誅，讀貳，二心也。增杜註：自別異。

於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臣，猶損，館也。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周語：敬其祓除，注猶掃除。而社稷不血食也。祭曰血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師古曰：家業世相傳為疇騎。疇職之騎士，其精可知也。原注：疇等也。言馬皆一體精練也。舊注：作言馬齊等皆精。

也如步卒五萬，輔重耳。人之於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讀懸，謂縶也。山璠曰：縶也。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違猶棄也。原舊注：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非。其表子之間，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事見左傳：僖廿四年，八年，晉語：史晉世家。人間訓道應訓呂。

氏春秋上德篇

韓子解詁卷之四
舊刊有孤憤第十一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姦劫弑臣第十四字

韓子解詁卷之四

舊刊有孤憤第十一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姦劫弑臣第十四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弭儀甫述

有賀義鎮

錄

孤憤 舊刊有第十一字

高誘曰說孤生之憤志司馬貞曰憤孤直不容於時也
舊注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
見明下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原
注法術之士與當塗者不兩存當塗進則法術之士退
法術之士進則當塗者退然法術之士疎而當塗日親
則終於不勝也○法度繩墨之文有架柱有眼目有起
結有收拾有照應部勒齊整句適章妥誰謂古文無紀
律增孫鑛曰文氣甚奇峭其辭鋒却以肆筆得之議論
則刻深痛快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

折則字下同

不能燭私

燭燭能察也

法之士必彊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矯正也人臣循命而

從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讀重人言當塗用事之臣威權重者山璠云謂上恐少所

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

其君此所謂重人也舊刊謂作為古通用原舊注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己況其餘

乎此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謂為入主所聽用詩云聽用我

且燭重人之陰情舊注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

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

臣原注即重人也必在繩之外矣使能法之士察重人之所行則外於法度者多矣原舊注言必見創

除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原注亦重人也當塗即孟子當路之義不可兩存

之仇也原舊注既不可兩存所有舊注以相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

用矣原舊注外謂無本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是以諸侯不

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原舊注隣國諸侯或來求事不

事敵國為之訟讀訟頌也鳳卿按管子君臣篇大臣亂曰稱述朱長春通演後世所云稱頌大臣功德萃操之於漢秦

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且舞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

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原舊注郎中舊注有也

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為之匿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

也原舊注談者謂為重人延譽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

忠主而進其仇原舊注重人所仇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

其臣原舊注臣即舊注故人主愈弊弊蔽通而大臣愈重凡當

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原舊注重人得信愛者多又用事

既久乃慣習故舊也近習故舊新旅之友楚策注習所昵者若夫郎主心同乎好惡舊刊郎作
即無乎字鳳卿按郎主當作郎中同乎好惡謂同重人好惡
下文與同好爭亦就重人而言心恐必之訛或云謂同主人主
意讀即主謂郎中固其指重所自進也取進幸於君為當官
與人主也未穩也爵貴重朋黨又眾而一國為之訟原舊注訟即說也重人舉
好惡已自進舉之權注有官爵重之朋黨眾及則法術之士
其有事一國為之說權注訟究則君無得而誅之
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習故謂近又將以
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阿曲也是與人主相及也處勢卑
賤無黨孤特夫以疎舊刊疏遠與近愛信爭原舊注近愛信謂
按近愛信當作所信愛注同上其數不勝也原舊注數理以
文可証讀近愛信三字奇失考
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原舊注重

君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
一國爭原舊注重人與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
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舊注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當塗
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謂親密原舊注法術之
人獨訟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舊注法
既不得進則人固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
主何從而悟乎故與固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
得不危原舊注法術之士之舊注無既資必不可勝之數其
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原舊注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
讀所謂中以漢法也增致都傳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
實太后乃中以漢法卒斬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
而窮之原舊注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是明法術而逆主上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四 三

補刊及批
處本無不
字

者。山云荀子知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

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也。舊刊故其可以功伐借者

以官爵貴之。原舊注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己用者則官爵貴

此言人本有功伐可借以官爵者即便與之以為己爪牙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

之。原舊注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謂功伐彼已無美名

故不可借官爵如此者乃借分己威柄以收其心矣。上言是

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舊注

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原舊注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

宜作因姦劫因不待見功而爵祿。原舊注重人所進雖未故

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蒙冒姦邪之臣安肯乘利

尊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

得也。舊注越國為異今有國者雖地廣人眾然而人主壅

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原舊注大臣專國嘗有謀君

為越知不類越。舊刊知而不知。插所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

者也。原舊注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己國即與越國

人主皆能知其國與越不相類而人主。主恐所以謂齊亾者

非地與城亾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舊刊無也字齊

以謂晉亾者亦非地與城亾也。姬氏。晉姬姓分弗制而六卿

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原舊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四 四

知収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于上獨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

也與亾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蹟於齊晉舊刊蹟作跡鳳

蹈襲謂能揜迹於文武注襲也家語人欲國安存不可得也

則亦亾之入為之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

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

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

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

賢士程行於不肖也增說文品也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

之論悖矣論定反理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

不維貞云
當智智者
正文可證

注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增山云精宜作清圓

謂外儲右下顯學作清他篇作精晉語小心精注不忍辱也

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原舊注智者謂智謀之士也今按辯

辨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原舊注既修身故恃其精潔而

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原舊注既精潔故不能枉法也則修智之

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原舊注左右請財貨修智之士

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原舊注

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精謂修

之功力息熄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精謂修

之功力息熄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精謂修

之功力息熄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精謂修

之功力息熄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精謂修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四

五

作侵不以參伍審罪過舊注審罪過當參伍之原而聽左右

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原注近習之人既皆

小人則同聲相應故所親愛者皆無能與愚汚之人而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舊注作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

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汚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

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大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原舊注公正也

當患也讀公患通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

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

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

能原舊注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按使酒之使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

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

臣原舊注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倍臣執國政原舊注相

授入官與之剖符也增秦策平原君傳相室誅公文文伯之母正義云謂傅姆之類鮑彪云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

圓云二說皆拘八經相室約其廷臣內儲下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也微相室輕而典謁重皆指執政大臣

即相國也蓋三晉列為諸侯猶襲故號而稱相室耳漢志董仲舒曰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

而實易相室相室在大夫之上可見是相國而顏注云家臣未之考耳今按顏注為是此人臣之所以

諂主便私也原舊注諂誑也設詐謀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

讀只是主失勢也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原舊注變謂行諂誑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

十無二三也增十無二三言其少也非是其故何也人臣之

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也智士者遠

見而畏於死也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奸臣欺

其主必不從重人矣舊刊重人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

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奸者也舊刊奸作姦重人所為必不軌

欺上莫有從之遊者原注此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愚汚大臣挾愚汚之人

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收飲侵漁朋黨原舊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

也比周相與原舊注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此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為忠信與親也讀注泥只是阿黨增左

傳注比近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原舊注雷同是使國家

危削主上勢辱舊刊勢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

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亾者不

可得也

說難舊刊有第十二字司馬貞曰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

原注大史公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楊子雲曰非作說難而卒死於說難何及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

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司馬光曰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詭譎無所不至

適足取死說難篇蓋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之過補朱子曰術至韓非說難精密至矣蘇張亦尚疎鳳謂論語未見顏色而言謂之善家語孔子曰我從諷諫孟子

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子夏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為諉己也因是觀之說道人主古來以為不易

況捨己徇彼何所不至韓子譬之援嫂以手不免以言

餌之之誘也蓋出不獲已也舊注夫說者有逆順之機

順以招福逆而致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

以難也孫鑛曰奇古精峭章法字句無間張榜曰天地

間乃有此等文字鳳洲謂其人巧極天工錯非虛言也

凡說之難荀子非相篇凡說之難以至卑遇至高以至治接

子蓋衍其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知音智言凡是非利

師說也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四 七

人主警悟雖是不易尚非真難也原舊注不知又非吾辯之

而說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誤

能明吾意之難也屬辭比事辯給以達其意亦雖是不易尚非真難也原舊注吾難不自辯數則能明

吾所說之意如此者萬不一有所以則為難也誤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馬司

貞曰韓子橫失作橫佚讀言弘放其說無顧忌也失佚通用

莊子自失而走荀子其馬將失事言要言引此作橫佚原注

吾之所說無橫無失陳詞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舊注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橫失能盡此意亦復難

有並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原注所說之心謂人君之

心也審明人君之意可以吾說合其情故言當之按是囊索

隱之說舊注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陰故所說能當

未穩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

賤必擠遠矣舊刊拚作奔事言要言引此作棄遠劉氏曰替

聞高節厚利謂厚國家利國家太宰純曰見以為下節而遇

之以卑賤原注所說謂所說之主也舊注主彼意在名高說

臣乃陳厚利彼以為為字下有志節凡下而以所說出於厚利

卑賤相遇下有四字必棄遠而疎遠矣

者也梁惠王開口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

收矣原注所說之君舊注人利意在厚利說臣乃陳名高之節舊

潤遠事情舊注則舊注人利意在厚利說臣乃陳名高之節舊

秦孝公志於疆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之類也

所說陰為厚利史記陰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

陽收其身而實疏之史記說上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事顯

弃其身矣關其思之類原舊注所說之人內陰為厚利外陽

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此史記此下不可不察也

史記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

匿之事如此史記此作者身危原注知其密事語及之必

非子所云
聖說

鄭雅通
志古本
作久之

人蓋之也。舊注問代也。論大人必談以
道德弘曠。彼則以為薦大人以代之也。與之論細人則以為
賣重。史記作賣權。索隱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
舊注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筲彼則以為短
人而賣重也。增器恐小器見論語未詳。論其所愛則以為
藉資。史記藉作借。原注謂借字。藉君之自舊所愛以為己
而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也。史記無也字。原舊注嘗試也
彼也。怒之深淺。原此五字無。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訛。舊刊之說作
增注已也。此之誤。其詞必以為無知而見屈辱。舊注訛之下有徑直二字。米
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史記米鹽作汎濫。無以為字。交作
斗斛。謂博明細雜之物。則惡其煩瑣也。旧注同則以下作謂
已多合而猥交之也。正義曰汎濫浮辭也。博文廣言句也。言
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矣。李光縉曰多而
久之謂厭其多而倦其久也。索隱曰謂人主意在簡要而說

者勢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當
今按司馬貞所見本蓋作文之增交交雜也。注萃碎通一作
聚。非按酷吏傳減宜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
謂瑣碎也。山璠曰天官書凌雜米鹽正義凌雜交亂也。米鹽
細碎也。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史記略作順。原舊注略言
懦而有畏懼不敢具言。正義曰說者陳言。慮事廣肆則曰草
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野而倨侮。原舊注所說之事。倨侮也。廣有陳說不為忌
也。倨侮。原舊注所說之事。倨侮也。廣有陳說不為忌
傲侮。增廣肆廣放無警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
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耻。史記矜作敬。耻作
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耻則隨而掩滅之。
如此則順旨而不忤。素隱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
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彼有私急也。必
以公義示而彊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四

十

其美而少其不為也

原舊注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為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

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為之飾其皆蓄辭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公為少有以激彼有公也增此上疑脫如字讀強之強

如字此一段注與下文連合非矣強之云者強壯之也注作勉強解非又曰言其意頗自以為為卑下而不能已是故不能

合己以從他則說者因為主飾其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美而勉為之反以其不為為少也

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

讀其過其惡皆就君所不能事

上暴其過惡而以其不行其事為多也原舊注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備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

之要所以不行私急有欲舊刊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為多所以成其高

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

原舊注所說或矜以廣智則佯舉他事以舉其能舊注則以與

智也讀言為資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舊注有同類之與矜與注作譽其能非增注與舉倒置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

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

原舊注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為此

又微舊注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讀內入聲注如字讀非微見者言隱隱乎言外使其思而自得之也增楚策注微不顯也見去

音義恐美字誤字惠曰則利例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

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

讀上文彼有至此史記無原舊注

為之顯言又微毀誹當為私患其人必以誠而譽異人與同可試之增注危下宜有害字以下宜有為字

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污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

原舊注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舊注作或

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污則大文飾之言此汚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

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己為善補過而崇重之也讀此段史記作規異事與同計者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

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移在自多其力下正義曰劉伯莊曰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四 十一

史記蔡澤傳正義不待禮曰于今按謂不待君之幣于說以求兼用也

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正義彼自多其力則毋

以其難概之也史記無也字移在自勇其斷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

難遂己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慘原舊注彼自或難多矜其力當就舉之無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按字書稱美曰多概節限也曲禮食饗不自勇其斷則毋

以其謫怒之史記謫作敵此段移在自知其計下原舊注彼自謫怒之也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己意而攻間

斷事自謂無其比說者引敵杭之入而擬之自智其計則毋

以其敗窮之史記移在滅其所醜下自有彼字敗作失原舊注彼自窮之短舊注有凡此皆所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

所因敗而窮之短舊注有凡此皆所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

傷也十增注說者說恐當作長說者長字句大意無所拂忤

辭言無所擊摩舊刊作擊槩非然後極騁智辯焉史記作大忠無所

非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移在明

擊相摩摩切也原舊注意無拂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

盡之舊刊無辭也原舊注說者因道此術所得則舊注得親近

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于其上也舊刊注二人自說

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舊刊行

如此其汚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

仕之所耻也孟子注汙下也按振救也或曰荀子楊倞注振

作庖皆所以作皆所由此二人者作故此二字者然猶句作

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今以至振世十五字無此字作則耻

作設讀按今以吾言為宰虜言辱身猶可況於損誡言語乎

索隱引此仕作士增按仕士古字通用荀子致仕亦是致賢

士之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既舊刊渥原舊注離猶經也謂所

離作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注斷

割直指是非以飾其身原舊注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

交則作廼割作計今按引強誤對深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而看增斷割恐倒相持二字恐衍原舊注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則以致功

飾身以輸胡歸姓也括地志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

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

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

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史記叙天雨條之下語

陰有鄭武取胡之計注引韓子無胡字其女作其子因問於

作因而問其群臣吾欲用兵作曰吾所用兵何也無也字鄭

下無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

父亦云暮而果大盜其財舊注此夕盜其家甚智其子而疑

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原舊注

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則非知之

難也處知則難也原舊注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

也史記作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厚者上有然而字厚故繞

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也

舊刊無也字原舊注晉人譎取士會于秦繞朝贈之以策曰

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為聖後秦竟以言戮

之是亦處知失宜也史記無故繞朝以下九五字左傳晉使

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四 十三

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注秦大夫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

駕君車者罪別治要別作別下同彌子瑕母病人聞舊刊作

出王孺子妾歌注引瑕母無瑕字問作聞史記說苑並同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

出文選注出下有於門二字引說文曰矯擅也史汲黯傳矯命注假託上命也君聞而賢之曰文

而字注無孝哉為母之故故謂忘其別罪文選注作異日與君遊

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史記說苑君曰愛我哉

忘其口味口所甘史記作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

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史記下以餘桃故彌

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史記說苑作前見

當作而所以前之賢三字按增注疑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治要變故有愛

見賢安謬不可從

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疎舊刊

故諫說談論之上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主意全在

夫龍之為蟲也舊刊蟲作虫史記及三國名柔可狎而騎也

贊注柔上有擾字擾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贊注有若人有

嬰之者則必殺人原舊注嬰觸按贊注作若嬰人主亦有逆

鱗言怒也贊注說史記有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

曰幾庶幾也謂庶幾於善諫說正義曰說者能不犯人主逆

鱗則庶幾矣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與今

本文相反言不可庶幾也

和氏舊刊有集十三字

原注以和氏獻玉起見人主不能御臣忠誑不分則人臣之為和氏者少矣

楚人下和得璞玉於荆山之中七略注楚人和氏得璞玉於荆山之中曹植書注官者傳論注同而璞玉作玉璞鄒陽傳

楚人下和得璞玉於荆山之中七略注楚人和氏得璞玉於荆山之中曹植書注官者傳論注同而璞玉作玉璞鄒陽傳

楚山之中曹植書注官者傳論注同而璞玉作玉璞鄒陽傳

索隱云事見國策奉而獻之厲王增楚無厲王考世家齊敬

呂氏春秋新序能通立是為武王卒子文王熊贊立卒子熊難立五年身熊

憚弑之代立是為成王據此疑紛冒謚厲王也鄒陽書注引

云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

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

遂名曰和氏璧據此初武王次文王後成王也而曹植書注

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遂厲王使玉人相之孟子注玉

名曰和氏之璧則與今文合厲王使玉人相之

廖文英曰舊注浴正韻及諸韻書分玉玉為二音粟音輿說

非無據然止韻燕在中畫旁為玉工在下畫旁為寶玉其似

是而非者未能詳為駁正禮六工上金木石艸獸皆名工琢

字為琢玉者之稱讀土人曰石也玉以和為詎而別其左足

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六世差免陳寔尚以懷遠新山為一和

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六世差免陳寔尚以懷遠新山為一和

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

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詎而別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

位淮南子注厲王作武王武王作文王文王作和乃抱其璞

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而無而字

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別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

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土而名之以詎此

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

璧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

者皆臣士
民之所禍
也其弊蓋
蔽也宜夫
上下薄法
術之士也
讀說皆非

聞又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引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
和氏事少異和玉純白夜光也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
獻璞而未美未為主之害也凡例主作王舊注所獻之寶然
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
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定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
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原舊注人主
之於法術未
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人爲下和之忠苟無下和之忠
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亂也讀言禁私未必如索玉之急也
邪音耶注非增言求法術之心未急於求玉則何以然則有
禁下之姦私乎注亂字當削山璠曰和璧和恐如然則有
道者之不侈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原舊注帝王之璞即法
術也有道之士舊注所
以不見侈者則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
以未獻法術也讀萌氓同而游士危於戰陳增游上
游官之
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讀萌氓同而游士危於戰陳增游上
游官之
士墨子仕者持此則字合義法術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禍
祿游者養依則上文四句法術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禍

收錄也
論功之一

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越踰獨周乎道言也
讀周親也道言有道言也人主篇周作合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亾道必不論矣昔
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讀戰
國之
士封者皆以君爲號馬服君類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貪恐國弱兵之
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增疑當作二世楚
國舊有此制吳起
復修之耳喻老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原
舊
注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舊注有養樹者必披落其
枝爲政者亦損其閑冗史記蔡澤曰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
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官塞私門之請一
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功已成矣而卒枝解以
奉選練之士奉養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
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原舊注使什家伍家相
拘連中有犯罪或有告

成也
也
也

者國儲則并坐其什舊注伍故曰告坐讀以過為罪故云商君傳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罪注五家為保十家相連燔詩書而明法令商鞅作備讀始於李斯也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請令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蓋李斯襲鞅故術以毒天下後世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原舊注於公有勞者不滯其功賞增謂勤勞於公家之事也禁遊官之民原舊注不守本業遊散也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彊八年而薨史表秦孝十年鞅為大良造定變法之令後十五年孝公薨與此不合鞅事見下篇及秦族訓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彊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會重原舊注大臣虧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也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原舊注此

篇非未入秦時為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為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

姦劫弑臣舊刊有第十四字

原注此下為姦劫篇世本以其篇首四百五十六字今補其文補其目而合於和氏之後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治要親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讀猶大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治要有同字而相與逆者未嘗聞

治要無一也字
治要必欺
作必蔽
其無

也此人臣之所以治要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群臣者治要有人主非有舊刊作所有一單作非字而治要同此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群下不得盡其知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治要以致其功治要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為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為姦利以弊通蔽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

適道從也

評安
字非

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讀情實也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舊刊有我字增我恐利誤下二者不可以得下恐脫安利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明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折安利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四

十八

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眾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

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處

非道之位謂仕於亂朝位地也被眾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溺沈溺也為流俗之

言所沈沒不能自脫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嚴威也嚴天

言被譖也當嚴天子言犯人主之心也增山藩曰嚴如孟子

嚴諸侯呂氏春秋萬乘之嚴主之嚴趙岐曰尊也又大學鄭

注謂可畏敬也楊倞注荀子云幾讀為豈處以下至非明主

弗能聽也三百八十四字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

者也同致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

子曰甲讀言楚莊王之弟別是一人非黃歇也正妻嫡妻也

增中山策立陰簡以為正妻曰甲恐非名也田叔傳

某子甲萬石君傳曰甲曰乙顏注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

史失其名故曰甲乙非其名也

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

以事君也讀視示也適夫人適如字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固不肖

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

君前舊刊有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十字安江信曰言均

之死耳妾獲幸死於君前猶之乎獲而奉枕席增讀云

妾已死後左右被幸者恐復如妾恤後願君必察之無為人

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弃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

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所謂相服林子博云裏當作裏字又

改裏引相衣至裂其裡面醜情可知作袖解却為淺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

久矣甲非弗知也今欲彊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物

卿曰而似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

妾余之詐弃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舊刊有可而字
以毀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劉攽曰與猶待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
群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言法術之士衆人所害也何怪夫聖賢
賢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
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
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
術數者之為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也也非明主弗能聽
也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法度上明主法下
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
必用於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山璠

曰苟恐拘字誤增說苑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循名實增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命臣

之職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
詐增或作詐偽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
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
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
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汚
之心狂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
當有也字峻當作浚深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
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居下舊刊無居字是以臣得陳其
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

之所以彊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

不愛我之道。

增諸本。我上有為字。此闕文。為並于偽及外儲。右下。秦昭王曰：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我

愛之。為我用者，也。以我勢之為我用者，也。顯學篇及呂子不侵，亦有此論。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

也。恃人之以愛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夫君

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

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于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

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

姦，衰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

曠，乃為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

不弊之術也。

治要。無目必耳必四字。

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

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

一本自篇首至是無

明主者使天下不

得不為己，視天下不得不為己聽。

言皆為己耳目也。治要。故

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

治要。照而天下弗能蔽，弗

能欺者，何也？聞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

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

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

公道，賞告姦，困

舊刊。未作而利本事。平準書高祖乃令買人

以困辱之。未作。商賈本事。農耕。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

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

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眾民疾怨，而眾過

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

者眾也增私恐告眾下疑脫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

治而兵疆地舊刊一作不容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

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舊刊一作夫下必為己視聽之道也至治

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

亂之情講談原注講多言貌談妄談也增凌注講音聶談音

類細語也蒲坂圓曰灌夫傳乃效女兒咕聶耳

語韋昭云附耳小語聲也聶汝輒反荀子注古字口與言多

通則聶乃講也吠亦與咕聲相近則字雖倒而語一也宜為

安語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穿井之

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

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

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原注愚學之人指儒者稱先王此有術之

士也猶螳垤螳封垤丘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

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

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彊不凌弱增潘岳關中詩註

作陵云蒼頡篇曰陵侵也眾不暴寡者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

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亾繫虜之患此亦公舊刊之至厚者

也愚人不知顧以為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山璠

作絕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

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

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讀爲法於國也。增法恐治。必逆於世而順

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

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謂衆愚以義爲非也。字惠曰：世非下疑當有而俗勝三字。

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衰之臣，而皆曰

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

國亾身死，小者地削主卑。按卿曰：古者字猶後世則字也。何以明之？夫施與

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舊刊無與字，增仁義下少也字。哀憐百姓，不忍誅

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古今同弊。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

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

當敵斬首。不外倒置。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

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

勝。不亾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

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姦；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

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

以治國也。無極策之威，銜櫛之備。西征賦：懼銜櫛之威。變注銜，勒也。檠，駢馬口中長銜。

也。巨月切。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

能以成方圓。淮南子注：玉爾古之巧匠。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

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舊刊有欲字是。霸王

之功亦不可幾也。幾期通。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

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

托書刊作

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觀而有罪者不幸矣幸傲托於

犀車良馬之上增韻曰古以犀為甲故謂堅為犀漢鼂錯傳器不犀利增外儲石上難勢作固車則

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永絕江河

之難趙世楷本永作水是漢高祖紀注師古曰直渡曰絕墨子車以行陸陸舟以行川谷荀子假舟楫者非能水也

而絕江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

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

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成濟也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

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彊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

於治彊之數察亦明也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言豪傑明察術數而不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也適當世明主之意適從也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

相之功功事也舊刊作處增處位也外儲左下子之處人之所欲也處位治國則有尊主

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直舊刊作立

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增主猶長上過為五霸長山藩曰首也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彊故有忠臣舊刊無臣

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天下而名垂後世

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

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

言其無術可知也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黜舊刊作黜鼻同黑也

山藩日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舊刊有殘形

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讀而實

主使人主

作二句非增言無秋毫之末益于智伯也此吾之所下也卑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

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

陽之陵若此臣者舊刊無者字不復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

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

主之所多而求也廖文英曰少短也皆入曰少之猶稱人曰多足下故赦足下後漢又曰稱美曰多史張耳傳泄公曰上

多足下故赦足下後漢馬異傳光武以此多之諺曰厲憐王詩外傳策載荀子為書

謝春申君曰厲人憐王注厲雖惡疾猶愈於劫弑故及憐王

吳注厲瀨也刺客傳注厲音賴索隱古多借厲為賴今瀨字

從此不恭之言也策言雖然古無虛諺策無此四字不可不察也

策察上謂劫殺死囚之主言也策謂作為子偽反古字通用人主舊刊脫

有審字策有年少而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材美舊刊作大臣

長年字

猶將得勢擅事主斷國策注專斷其國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

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

正適舊刊誤作的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策作曰楚王子圍將聘

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及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

遂自立也策遂作因注昭元年與國策詳畧不同齊崔杼其妻美策其而莊公

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請自刃於廟杜預

曰求還廟崔不聽公乃走策有踰於北牆策北賈舉射

公中其股公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處之斫斬也而立

其弟景公策近之策作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四 二二五

父百日而死楚策孫子為書謝春申君曰近代所見李兌用

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秦策范雎說秦王曰淖齒管

齊之權縮閱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

父百日而餓死楚策注縮蹙也蓋束之事在趙惠文四年

淖齒之用齊也秦策注淖齒楚

相之范雎傳索隱淖姓也呂氏春秋正名篇作卓齒貨殖傳

卓氏徐注卓一作淖乃知卓淖本一姓今按用趙謂擅制趙

擢潛王之筋策注擢引也今按擢拔取也或曰擢當作擢

殺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事見上策昔作夕秦策注集韻夕夜

故策作厲雖癰腫疔瘍二病名癰惡瘡癰省文舊刊作癰

腫蓋言厲疾皮肉腫起如癰潰也莊子亦用形容壞木耳疔

瘡也周禮凡疔瘍者造于醫師是楚策作胞疾字云頭瘡也

國策補正胞胎衣無所取義疑上比於春秋策作上未至於

絞頸射股也子圍下比於近世舊刊作下比未至於飢死擢

筋也李兌故劫殺死亾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

甚於厲矣舊刊脫於字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言癰者至

至貴也以至卑憐至貴者不恭其大焉然事或審其實有甚

焉者為大臣所劫殺死亾其謂之何世主知耻受癰者垂憐

而不知為重臣權家所穿鼻終至劫弑之害則厲憐

不可謂不恭也澆世之人主韓非不可不讀也嗟

右說難以下三篇系安江信手錄

古者雖以仁三獻而安其德也

平維貞

山內鈍

全按

韓子解詁卷之四終

